

武昌首義身歷記

徐啓明

六十八年來，吾國人永不能忘懷者，莫若辛亥武昌起義之役，武昌城砲聲一響，推翻了滿清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專制政權，創立了中華民國。

武昌起義，民國誕生其時間實爲遜清宣統三年（公元一九一一年），民國成立後，雖按起義之時日，以期配合於公曆定十月十日爲雙十國慶，然若依照辛亥武昌首義之時日記之，則爲農曆八月十九日也。

辛亥首義，本人有幸躬逢盛舉，僅將當年參加在武昌起義時之親身經歷，所見所聞，據實直書，以饗中外雜誌讀者並請指教。

清末軍事學校沿革

滿清政府自甲午戰敗，割地賠款，喪權辱國，創鉅痛深，似覺省悟，非維新不可，政治上以君主立憲爲號召，軍事上以練兵圖強自勉，遂在北洋開始訓練新軍，一切制式規章，大都取法德日，並派員遠赴德日深造，以爲國內軍事改革，軍隊訓練之準備，在陸軍方面，更起用德國留學的滿人蔭昌爲大臣，並在全國各省，培植軍事人

材，於是各省乃陸續成立陸軍小學，招考由十六歲到十八歲之優秀青年，定期三年畢業，學科方面之自然科，相當於現時初高中，而術科則爲純軍事性之基本訓練，管理方面，則爲嚴格的軍風紀，軍事管理，此外，復在河北、陝西、湖北、江蘇四省，設立陸軍中學四所，計在直隸省（河北）之清河鎮，設立第一陸軍中學，陝西省設立第二陸軍中學，湖北省之武昌設立第三陸軍中學，江蘇省之南京設立第四陸軍中學，在這四所陸軍中學中，只有武昌陸軍第三中學，容納之學生爲兩湖及西南各省籍者，計包括有湖北、湖南、廣西、雲南、貴州、四川各省，另外，尚有荊州旗籍學生若干，筆者因爲是廣西陸軍小學學生，畢業後，得升入武昌第三陸軍中學，故亦僥倖得有機緣，參加了武昌首義的盛舉。

廣西是我國西南邊區，地瘠民貧，加之光緒三十、三十一年間，全省匪禍猖獗，治安不佳，柳州陸亞發之亂，幾乎鬧出金田起義之舉，清廷深恐邊疆多事，影響內地，故對廣西政局，力圖刷新，廣西巡撫張鳴岐，山東海豐人，乃清時舉人，飽學通時務，人極幹練，對廣西一切新政，

舉辦甚力，並羅致國內具有新智識，或外國留學歸來人士，到桂共籌廣西政務之維新，於是一時國內新進人才，蔚然雲集其間，如：蔡松坡、莊蘊寬、蔣尊簋、鈕永鍵、尹昌衡、趙恒惕、李書城、孔庚、雷壽榮、楊增新、譚延闓、陳之驥、韓鳳樓、劉鴻基等，一般留日本陸軍士官生，以及國內的：如劉建藩、何遂、冷禦秋、周則範、雷時若等，不下百數十人，都是當時的新人材，而且大都是革命黨、同盟會人物，故對於廣西軍政，不論辦學練兵，都覺得生氣勃勃，氣象日新，尤其這班人，對革命精神，異常奮發，廣西這批青年學生，朝薰夕染，感應最深，廣西的陸軍小學，及陸軍幹部學校，最初都是蔡松坡先生創辦的，光緒三十一年冬，招收陸軍小學第一期，我於光緒三十二年冬，考入陸軍小學第二期，斯時蔡松坡先生爲總辦，雷颺（號時若）爲監督，校址係在桂林城西門大教場舊營房，光緒三十三年，才移至文昌門外新校址，當時校方所聘任之文武教官隊長等，俱學識豐富，教育有方，時時以求學爲用，以強兵強國爲口號，於潛移默化之中，暗輸民族革命思想，一般青年同學，已知

有倡導革命 國父孫文之名，並在書坊中，已有洪秀全演義出售，一般青年多購買閱讀，腦海中，對於民族意識，十分清晰瞭然，斯時又盛行剪辮髮，上官亦不能禁止，當光緒三十三年，革命黨攻鎮南關砲臺、桂林省會，人心惶惶，一般青年，議論紛紛，躍躍欲試，校方官長，皆勸導學生，好好讀書，不要預聞外事，可見革命黨迭次起義，力量雖小，事雖不成，其喚醒全民革命之心理，實具絕大作用也。

光緒三十三年，蔡松坡先生因陸軍幹部學堂，與陸軍小學兩校鬧風潮，（內容係學校教官不滿蔡先生多任用湘人，嗾使學生鬧風潮，非學生主動也）蔡先生因此而去了雲南，遂由蔣尊簋先生接總辦，未幾又由鈕永鍵先生繼任，我就是任鈕氏任總辦時畢業於陸軍小學的，時為宣統二年。

至於當時廣西的新軍，在桂林訓練者為模範營，於辛亥革命時擴充為混成協（旅），後由趙恒惕先生率領，隨王芝祥先生北伐，到南京時，又與程欲之的兩個團，（亦係在廣西龍州及南寧訓練的新軍）合編為南京的第八師，共約萬餘人，亦即是以後二次革命，癸丑之役，赫赫有名的南京勁旅，屢敗袁軍，卒至犧牲殆盡，威震長江，至今江浙父老或能一道天寶遺事也。

升學武昌欣逢首義

廣西陸軍小學第一期，係在光緒三十一年冬季，由蔡松坡先生招收，三十二年春季開學，三十四年，即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，查光緒三十

四年亦即宣統元年，故陸軍小學第一期同學，在宣統元年已到武昌，廣西陸軍小學第二期生，係光緒三十二年冬，亦由松坡先生招收，三十三年春入校，宣統二年冬畢業，當時因武昌第三陸軍中學，有一部份宿舍未能修建完成，着令延期四個月，始送武昌升學，故廣西陸軍小學二期生，直至宣統三年四月，始送往武昌，當時由廣西到武昌升學之同學計第一期約共八十餘人，第二期亦約八十餘人，我們這一百六十餘人，因逢時會，獲得了親身參加武昌首義的機會。

當武昌起義之時，廣西陸軍小學一期生，到武昌升學已一年有半，而二期生，到武昌升學，尚不足半年，因當時由廣西往湖北，乃由桂林陸行至全州，再僱木船，循湘水到長沙，始能搭輪船赴武昌，其間行程，約需時一月，故二期生到武昌及入校，實僅四個月，尚未及一學期也，廣西學生，素少外遊，人地生疎，就我個人記憶所及，初到武昌時，我們多在城內斗級營一帶，租住旅館，其後入學校時，又不准帶私人行李，因此同學們，惟有長期開一旅店房間，作為放置行李，以及休假憩息之用，一般同學，除星期日常到鴻盤酒樓大吃紅燒鰻魚外，幾無娛樂可言，尤其中學課程，不若小學簡單，集千數百青年精英於一堂，互相競賽，學術兩科，均恐後人，以此人人不敢自逸，大都埋頭課室，不管其他，既忽於當時情勢，亦不留心外事，以致大局猝然變化，千載良機之時，同學中雖不少才智優良之士，總是少年勇氣可佳，未經練世故，所以只能作大力赴義，踴躍參加，以壯聲勢，未能別有所施

展，不過暫作一兵一卒之用，並分派赴前線督戰，訓練新兵，後分派回各省作聯絡，作宣傳而已。

八月十九午夜砲聲

宣統二年，清政府擬收回川漢鐵路，由政府自辦，於是發生了四川抗路風潮，各地人心浮動，人民請願上書，抗議罷市，均無效果，清廷乃調兵入川鎮壓，湖北之第八鎮十六協，亦奉令出發，當時國內革命空氣，早已瀰漫各地，而革命黨人（即同盟會）經三月二十九日在廣川襲擊廣東督署失敗後，（即黃花崗之役）各革命份子，均躍躍伺機欲試，及調湖北軍隊入川，鄂省內部空虛，黨人更認為時機已至，原擬在農曆八月十五夜起義的，不料時機不密，洩漏了消息，黨人聯絡人員，被拘捕處死，革命史所載的，楊宏勝、彭楚藩、劉復基三烈士是也，因此，只能稍緩再舉，無奈搜捕之事，風聲更緊，謠言蠭起，多以搜去名冊為口實，風聲鶴唳，人人自危，於是駐紮武昌的十五協，與二十一混成協，及其他的工程營、砲兵營、輜重營等的革命同志，極為憤慨，不能再忍耐，乃決定於八月十九夜發難。

猶憶是年中秋節，我們一班同學，多數外出，往各處遊玩，我則邀同二個同鄉同學，到黃鶴樓看長江流水，陽夏風光，小吃一頓，日已西斜，方逍遙回校，待回校後，有些同學對我說，這幾天軍警都在搜捕革命黨，督署門前，殺了幾個人，將人頭掛在那裏示眾，我們大家對此，都感到非常驚異、傷感，但也無可如何；但是，大

家都覺得革命總會爆發的，尤其我們廣西的學生，早已於兩年前，已剪了辮子，更成為人所注意的目標，雖然，那兩天仍在上課，但在校的各同學，都議論紛紛，心不在焉，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。果然，到八月十九夜九點鐘，我們上自修課將罷，突然在我們學校左隔鄰營房，轟隆一聲巨響，砲彈飛向半空，隨著連續數響，課室的玻璃都被震動，隨亦有稀疏的槍聲，此時便有幾個同學，跳上課桌，大聲疾呼着：「同學們，果然機會到了，不可錯過啊！」蓋各省中，有極少數同學，已先與革命黨有連絡，故一聽砲響槍聲，即知是發難起義，知為號砲也，此時全校秩序已經大亂，人心浮動，各隊長及值日官高呼：「維持秩序，聽候命令」。雖有少數同學遲疑看堂，未作表示，但終因大勢所趨，仍然隨眾湧出課室外，到大操場處，只見人羣聚集，議論紛紛，官長叫喚，全不理會了。

滿官潛逃義軍紛起

當砲聲槍聲初響時，天空本來有雲，月色朦朧，轉瞬間，一變而為長空如洗，一輪明月，皎然掛空，全校同學，多跑出校門外，看兵隊的行動，正見步兵隊與砲兵隊，拖着砲向城內疾馳。蓋砲兵營就在我們學校附近，彼此原屬近鄰，是夜，大家嘈雜紛亂，議論紛紛，不能就寢，明知日昨謠言四起，拘捕黨人，現今就是逼促革命黨人無路可走，只有挺而走險，高舉義旗，一呼響應。未幾，遙見武昌城內已有數處大火，濃煙直衝雲霄，砲聲槍聲，澈夜不絕，蓋革命黨正在佔

領楚望臺，並圍攻總督署與鎮統司令部。陸軍第三中學總辦李宗嶽（廣東人）召集全校同學訓話，要求同學鎮靜，聽候事態發展，各同學人多聲嘈，內中亦不少份子與革命黨通聲氣者，狂呼不已，要求校方發槍發彈，李見勢不佳，當夜即悄悄逃亡，較高級的教官，亦避開不理，只剩下一般下級的隊長排長助教與學生打成一片，靜待情勢之發展。

次日，即農曆八月二十日，黎明前，天色尚未大明，武昌城內的革命軍機關總部，派有乘馬的校官一人，從兵數名，持有革命軍總部通告一紙，大意：「革命軍已完全佔領武昌城，滿清總督瑞澂，經已潛逃，歡迎陸軍中學生同學，參加首義，恢復漢族河山，驅逐滿清，即速整隊入城，共勦義舉云云」，此時校門外，已有同學代表接洽，即與該校校官同行入校，在操場上，聚集同學，宣佈此一通告，大家歡聲雷動，立即各返宿舍，着起全副武裝，仍按原來之隊長排長級。我記得當時我們這期的隊長是李抱水，湖南人，短小精幹，原來他已經參加了革命黨，當時他特別熱心，贊成大家應該踴躍參加首義，他亦是總領隊之一，全校同學，約共十隊，不及千人，當紛亂之時，荆州旗籍學生，多已乘機潛逃，只有一名叫崇厚者，係一期生，被同學拖出校門，用刺刀刺斃，拋下校門外小河橋下，因本校在武昌城外的南湖，校外有一條小河，直通武泰閘與保安門也，滿漢民族仇恨，已深入人心，一旦激發，不能自己，於斯可見。

楚望臺前一場虛驚

由南湖學校到武昌城，平日步行約需一小時許，當陸軍中學生全體離校時，天色已大明，進入武昌城時，已八點鐘了，當日天氣晴朗，氣候仍熱，革命軍總部派人傳令，着學生軍，先赴楚望臺領子彈。於是，全體學生在楚望臺集合，分次列隊，待領子彈，此處乃蛇山山脈，近城一處高地，湖北省軍械庫，即設在此處，當時庫門大開，由各分隊派人赴庫房，抬彈藥箱出來分發。我們所用的步槍，即是漢陽兵工廠所製造的七九式步槍，在學校時，校中管制子彈非常嚴格，若非打靶，不能得一顆試放，此時在楚望臺領子彈，可謂從心所欲，各人盡量攜取，除皮彈盒裝滿之外，連衣褲口袋裏也都塞滿了，有些同學，裝到連走路都不方便，現在想起來，真是幼稚的可笑。

當我們正在興高采烈之時，突然空中大砲彈的轟隆聲破空而來，飛過我們頭上，一連數響，都是射到附近爆炸，原來革命軍雖已佔領了武昌城，但是，長江的海軍尚未附義，仍與陸軍處於敵對狀態，兵艦在江面上，發現楚望臺軍械庫附近，聚集衆多部隊，竟開砲轟擊，深幸砲彈均未命中，否則我輩同學，在暴露之下，死傷情況，將不堪設想，但當砲彈射來時，官長即叫我們快些伏下臥倒，當場由高坡滾下山腳的同學也不少，飽受一場虛驚，本來我們陸軍中學生，在陸軍小學二年期中，已經受過嚴格的軍事基本訓練，在各個基本戰術教練中，已經很純熟了，不過就

是未曾經過實地戰場的經驗。

搜殺旗人驚心動魄

當我們全校學生軍，由南湖學校，步行入武昌城赴楚望臺時，天已大明，此時武昌城內，家家閉戶，路絕行人，街上只有軍人往來，見有三五成羣的軍人，任意搜殺旗籍滿人，不分老幼，屍橫街衢，本校兵學教官寶英先生（滿人），亦在此時全家遇難，據聞，乃本校助教馬回子所殺。總之，當時局勢劇變，人性橫決，且因民族革命，所用口號：乃「興漢滅滿」四個字，針對滿漢，標題鮮明，（十九夜起義口號一心一德）二十日口號「興漢滅滿」，故在初期首義那一天，武昌城內外，無辜旗籍平民被殺戮者，不下數百人，當我們集合列隊在楚望臺領子彈時，排隊在街邊，忽有軍官和班長模樣，帶兵五六名，從我後背民家房屋內，拖出兩個老夫婦，老婦抱着一個約二、三歲的小孩，拖過我們的隊伍，被推着到街中間，正喧嚷哭叫間，那些兵就抽出馬刀，對着兩個老夫婦及那手抱的小孩，向頭腦劈下，倒在街上，鮮血四濺，我們同學觀狀，大家叫喊起來，對那官兵說：這些無辜老弱婦孺，何必殺他作甚，那官兵舉刀大呼：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」，慷慨激昂的大罵滿賊，揚長而去，又去尋搜別家去了，當時我們一般同學，聽到這兩句話，頓時啞口無言，無話可說，只有感歎而已，同時我們入城時，從街頭行到街尾，轉彎抹角到楚望臺，（不記得叫甚麼街名）陸續見到街邊陳屍，確實不少，隨又見到街邊溝渠，流水盡赤，心

裏更惻然難過，及見到上面所說，搜殺那老弱無辜的婦孺情形，更不禁驚心動魄，無限歎惜，尋思我輩讀書閱史，看到滿清入關下江南，在揚州縱十日之殘殺，於嘉定不惜三次屠城，其殘酷情形，可謂慘無天日，後來更有呂留良文字之獄，株連殺漢人數百人，即晚清末期慈禧皇后而有殺戊戌政變漢人六君子之舉，若論清室皇朝，其殘殺漢人不可勝數，而今武昌一隅之義舉，實為滿清入關，清室歷朝所殺漢人所種因，所造成，而遺留其子孫食其惡果也。故當時看到搜殺旗籍滿人老弱婦孺之悲劇，私心惻忍，無限傷懷，而聽到當時舉義官兵，大聲疾呼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之警語，則不禁暗然存敬佩之心，現今回思記憶此事，而知國父當年創組同盟會，革命黨倡導民族革命，將民族意識灌輸深入人心，以至軍隊學生間。故武昌首義，不崇朝而定武漢三鎮，當其憤慨橫決之時，搜殺旗人，一洩其仇恨之氣，則固未能自己也，然及今思之，終為殘酷之舉，則又未可以為訓也。

當二十日早八時，我們全校學生，到達楚望臺集合，領子彈，街上已無行人，只有軍隊軍人來往，我們停止，站立待命，便詢問往來之軍官，目前武昌情形如何，他們都帶着笑容的說，昨晚他們因為圍攻總督署，苦戰了幾個鐘頭，隨將督署攻下，瑞澂潛逃，其他兵不血刃，已佔領全城，現今還有旗兵一小部，尚在頑抗，未繳械，不成問題，看他們老官兵，都現樂觀模樣，所以我們參加，也表同情樂觀。

擔任警戒目睹實況

我們陸軍第三中學的同學，已起來參加革命了，革命軍也當了，但是絕大多數人，並不瞭解當前的情勢，除極少數同學，事先得有通知，或曾到過漢口參加過革命黨人開會者外，其餘的人，都不知道起義的部隊是誰，領導的人是誰，革命機關在何處，一概莫明其妙。即如革命總機關給我們的通告，也無任何署名，我們全體同學在楚望臺領子彈後，革命總機關部，即分派各指定地點駐防，並派人來領各隊同學前往，計分在諮議局、總署衙門、湖北官錢局、藩臺衙門、藩庫等地，駐防警戒。

我們這一隊，我記得就是李蘊衍（號抱冰）隊長作領隊，他原已加入革命黨了，所以一切都很快活動。我們這一隊，就是指派往諮議局，擔任警戒任務。那天二十日上午約十時，我正被派遣當衛兵，守門口之一人，還有老兵一隊，也在此擔任警戒，據說臨時革命總機關就設在這裏，他們自從昨晚到天明，就在這裏開會，出入的人很多，大概都是革命黨及起義的要人。當時在開會的場合，聽衆很多，我因為好奇，也擠入會場旁邊聽演說，見講臺上，有好多人在那裏，旁邊的人說，那個人是湯化龍，又見到一個蓬頭亂髮的，正出來演說，不知是誰，首先大聲疾呼，如雷貫耳的說：「同志啊！我們今天在武昌起義，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啊！」「若失敗就要個個被殺頭啊！」這兩句話，如晴天霹靂，個個肅然靜聽，掌聲如雷，全場熱烈非常。他這幾句話

，確實精關動聽，值得個個警惕，勇往前，不能退縮，據旁邊的人說，這個就是革命黨人詹大悲，剛由監獄打出來的，又一個人急着說，這不是他，乃另外一個，由監獄打出來的，這個也是革命黨要人，乃是胡瑛也，我沒聽完，就擠出去守我的崗位去了，當天輪流換班守衛。開會到十二點才散，但諮議局仍然聚集很多人在那裏議事，來往的人不絕。那時還沒聽見黎元洪出來的消息，人心惶惶，好像羣龍無首，當時大家有個重要問題，即當天大家還沒吃飯，差不多餓了一天，因為在十九晚吃過飯後，二十日拂曉即整隊入城，往楚望臺領子彈，以後雖經指定各處駐地，但大家都不敢亂跑，那時路絕行人，市面上關門閉戶，有錢也買不到東西。大家惟勒緊肚帶餓下去，幸而我們都是年青人，在精神異常興奮下，一切可以忘掉。但不久隨即有炊事兵者多人，抬幾籠饅頭來，熱呼呼的，大家都來搶取充饑，真是如久旱得甘露，今天的給養，總算解決了。

黎元洪署名出布告

在廣西省第一期同學，有一位任道芳，廣西平樂人，是我們同學中的高材生之一，他年稍長，才情洋溢，文學甚優，平日不甚重視自然科學。好談時事，復善交遊，任君早經與湖北同學耿丹雷洪兩君相友善。耿洪兩君，又早與革命黨有聯絡，任道芳君，得耿雷兩君介紹，曾參與武漢總部的開會，因此任君自然成了廣西學生的代表了，我們能够稍為知道一點重要的情況，那是由

任君轉告我們的，那時我們仍不知革命的首領是誰。我曾問任道芳，現在我們的長官是那個，道芳說，總部裏的人很多，但是一切好像都歸孫武先生指揮，我又問孫武先生是那裏人，做甚麼的，道芳說，是高級軍官，湖北人，但他還不是第一人，大家還在商量討論，若找到黎元洪協統就好辦了，道芳兄當時是廣西學生的代表，當天二十日下午一時左右，道芳兄隨同革命軍重要負責份子外出，更有陸軍中學各省的學生代表多人一同去找黎元洪，到他的朋友某參謀之家，又說已去楚望臺了，隨又到楚望臺，得悉黎協統元洪已在此，當時楚望臺實為革命軍臨時指揮部，黎到此，實為革命黨人所贊持，遂一致願擁戴為都督，乃簇擁至諮議局議事，我當時奉派在諮議局當警戒兵，見簇擁一個高級人員騎馬，護衛森嚴而來，大家都說黎元洪已允出來領導了，歡迎雷動，軍心大安，當時在諮議局議事，黎即向革命黨人宣言曰，你們大家定要我出來領導，我要求大家第一要聽我命令。第二不要亂殺人，大家當然一致願服從。當時總機關方面，早已準備，寫好佈告，是用革命軍鄂軍大都督黎元洪署名，而是用黃帝紀年四千六百有九年八月二十日，到傍晚，就拿出城內外四處張貼，二十一日清早，武昌城內外，看佈告的人，填街塞巷，都說黎元洪已出來當都督了，人心大安。

當二十日下午的黃昏時候，諮議局忽然有一場虛驚，就是有一旗兵隊，約百數十人，未曾就範投降，不知竄匿何處，忽然來襲擾諮議局，經

駐守老部隊，與測繪學堂學生，及我陸軍中學生協同展開，將其擊潰竄走，聞後派隊圍剿，允與繳械，保全生命。

當二十日晚，漢口漢陽都隨武昌起義反正，可說武漢三鎮，都為革命軍佔領，長江艦隊的艦隻，當時是歸薩鎮冰指揮，艦隻名稱，都是楚字號，如「楚同」、「楚豫」等，他們對於起義，猶豫未決，兵艦還是退向下游去了，但是，後來有少數兵艦，同情革命軍，蓋因黎元洪出來領導，於是長江艦隻相率來歸，因黎元洪原是海軍出身，與他們有友誼，故長江艦隻反正，極為順利，因此長江水面上，皆為革命軍領域，除軍用船隻往來外，其他民船亦照常往來，商民亦漸漸開門做生意，市面亦安定了許多，而我們的緊張生活，仍未能了局，大家照常忙，照常亂，照樣不能安定，因我們那時不過十七、八歲，最大也不過二十二、三歲的小伙子，不知前途演變如何。

新軍擴編加入戰陣

武昌自黎元洪出任鄂軍都督後，人心漸安，社會秩序粗定，市面亦漸復常態，此時最緊要者，即革命工作之展開，及軍事上之部署，據我們所知，第一是臨時組織了龐大的都督府，分派各部門的負責人，我們只知道孫武是軍事上的負責人，其他我們完全不知。其次就是臨時大招新兵，此時武漢，完全受了革命氣氛所籠罩，人民意氣奮發，尤其那些苦力壯丁，如拉車的車伕，當時在武漢三鎮，即不下數萬人，因此一呼之下，他們盡變了新兵，武漢的軍用物資，甚為充足，

原來就是軍需工業的供應之區，漢陽兵工廠及軍械庫，均為貯蓄槍彈之所，據聞存槍不下數萬枝，砲亦百數十門。子彈存量之多，為任何地方所不及，故革命軍一旦佔領了武漢，也就是革命黨人最理想的計劃，更是成功的舉動，不過當時最感困難的，就是軍事人才太少，部隊中幹部尤為缺乏，雖然我們有成千的陸軍中小學生，但多數年紀太輕，尚未成熟，學術固然不足，經驗更談不上，所以忽然要增加編組幾萬人的軍隊，只有將當時原第八鎮留下來的各協標及混成協步砲工輜，原有的部隊來擴充漲大，這麼一來，變成新兵多，老兵少，原來的兵士，都要變成軍官，質素既變，戰鬥力就弱了，所以後來漢口漢陽的戰事，最初氣勢很盛，與北兵先遣部隊接觸還可以小勝，後來北兵主力到來，革命軍就覺得力量不夠了，遂招挫敗。

所以革命軍方面，一面是各部隊的積極擴編，由連變營，由營變團，無限制的招兵，以增加兵員的數目，一面是日夜訓練新兵，怎樣上子彈，怎樣放槍，以及如何利用工事，地形地物，以便打仗衝鋒，此刻除了原有部隊幹部有了升遷機會，我們的同學中，有多數是湖北湖南本地人，也充當下級官不少，同時革命軍和都督府，派出高級軍官，率領參謀人員，到漢口劉家花園至大智門一帶，偵察地形敵情，計劃攻防陣地，八月二十五日，黎都督誓師出兵，派隊渡江作戰。

先是張彪于首義之夜，率輜重營一部，逃至漢口劉家廟，並會合豫省派來之部隊，有企圖攻

擊漢口之舉，於是革命軍渡江部隊，會同陽夏首義之部隊，于八月二十六日，開始向劉家廟之敵攻擊，我們同學被選五六十人，派往連單位任督戰員，我亦是其中之一，但本日之攻擊行動，並不激烈，進攻多是小部隊前哨戰，為佔領攻擊準備陣地，敵人稍退，係縮短防線，二十七日，兩軍正式交戰，本日拂曉，革命軍全線奉命攻擊，其勢頗猛，向劉家廟挺進攻擊，至車站附近，旋敵由江中軍艦開砲掩護，射擊革命軍右側，我軍稍退却，至大智門附近調整，迨中午，我軍乃調集預備隊前來，復調敢死隊二隊加入，督同前進，戰鬪激烈，我軍新兵甚多，不善利用地形，行進遲緩，死傷頗多，漸有動搖，旋見老兵鼓舞，敢死隊全體加入，領先衝鋒，砲兵復全力發砲轟擊。戰至下午四時，旋見有火車一列，載兵向劉家廟前來，料係援兵，嗣在稻田中，伏有我革命軍百數十人，內有鐵路工人十餘名，起而毀路軌，敵軍將至劉家廟，行近毀路處車頭脫軌，我砲兵齊發砲轟擊，列車盡倒，敵紛紛逃出，死傷無算，我軍乘勢奮擊，沿途觀戰民衆，亦齊聲叫殺，槍砲聲、叫喊聲，使敵兵四處奔逃，其在散兵據者，見援軍大潰，亦遂急退，其正面隨即披靡，北向溝口退去，時已將夕，革命軍亦停止前進，最高指揮部並連夜調集後方預備隊，準備明日大舉攻擊。

次日（八月二十八日）晨，革命軍連夜準備就緒，一如昨日之攻擊，進攻目標，為劉家廟方面之敵，經砲掩護下，分兩翼猛進，並以馬隊為前鋒，繞出敵側，敵不支，紛紛竄入丹水池一帶

，棚戶抵抗，我敢死隊突擊棚戶，並潛攻其傍縱火，傾刻棚戶盡成火山，敵乃大亂，我軍前鋒，已抵劉家廟江岸車站，敵之豫軍，亦向溝口以北三道橋潰退，革命軍遂完全佔領劉家廟，豫軍遺棄山砲及彈藥若干，糧食軍用品甚多，劉家廟附近居民，莫不雀躍歡呼，且代運戰利品到漢口，多不受酬者，漢口商民，見革命軍戰勝，家家燃爆慶賀，商會並備酒肉犒賞，武漢三鎮，亦懸旗掛彩，各報遍發號外，宣揚勝利情事，可見當時民心傾向如此，後聞漢口有很多外國人，亦出來觀戰，蓋此數日，連續之戰鬪，為最初驅逐漢口附近敵軍，為武漢存亡所繫，亦即安定武漢三鎮，奠定首義基礎，促動各方響應之先聲，所以這數日之戰勝影響甚大，果然鄂省之荊襄江陵宜昌等地，均先後響應反正，不數日，湖南宣佈獨立之消息傳來，益使武漢三鎮之革命軍與人心更為興奮。

八月二十八日以後，仍進行攻擊，無大進展，形成對峙狀態，北軍增援部隊，似漸漸到達，仍以溝口為根據地。

此時就是黎都督首先派出第一批對外工作人員，分赴各省作聯絡代表，廣西的代表，自然落在任道芳頭上，他是第一期生，及第二期生李作勵，每省派出二人，于兩日內起程回省，他們的任務，是回到廣西省內政府及諮議局報告一切，並與省內人士取得連絡，遂為響應。

黃興到漢指揮攻防

九月初五日間，革命軍仍在劉家廟與以前豫

省北兵對峙，無進展，仍各保持原有陣地，但這兩三天，武漢三鎮已謠言四起，或謂滿清政府已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兵南下，不久可到漢口，又謂清廷的北洋三鎮，正在永平準備秋操，一切演習，均已停止，轉變為調兵南下平亂，因為一切軍事行動，早已準備完成，故南下甚為方便，二、三日內，即可到達武漢云云。

至於革命軍方面，一面是各部隊的積極擴編，一面是日夜不停的訓練，革命軍和都督府派出高級軍官多人，到漢口大智門一帶前線，偵察地形，計畫防禦陣地，此刻雖然新兵訓練未夠，也要配合老兵，一同進入已做好的陣地工事中準備作戰，但是過三、四日了，北兵尚未見來跡象，大家覺得很奇怪，都在懷疑揣測。

九月初旬，聞清廷已任袁世凱為總理大臣，掌握一切南征軍事，又改調段祺瑞為湖廣總督兼統掌一軍，又調馮國璋統領第一軍，即速南下，其先頭部隊已到達孝感，開始由漢口向劉家廟革命軍進擊，我軍退至大智門，後復得武昌援軍返擊，互有進退，彼此均有損傷，革命軍終因寡不敵衆，兵器稍差，乃退至鐵路東關側後整頓，敵進佔大智門跑馬場。

翌日九月八日，忽傳革命黨人巨子黃興（克強）先生，已到達武昌，參加革命，武漢三鎮人民聽聞，如飛將軍從天而降，好像帶有萬衆人馬來，士氣為之一振，黎都督特地築臺拜將，任黃興為總司令，將前方部隊，統交黃興指揮，並檄調武昌守軍一部，渡江增援，此刻陸軍中學生，全部也編成爲學生軍，我記得廣西的陸軍中學

生，約一百餘人，也編成一隊，一同渡江，我亦在其內，統歸黃興總司令指揮，黃氏亦渡江，親身赴前線。此時北兵已展開對漢口革命軍的攻勢，激戰頗烈，經總司令集中援軍，作有力之反攻，聲勢頗猛，得一次之大捷，敵人死傷頗衆，因此得以稍挫敵勢，支持約兩天多。九月十一日，北兵已一部突破了近漢陽的陣線，革命軍大部退了下來，因此漢口的左翼大受威脅，軍心開始動搖，於是攻漢口之敵，節節放火，市中心區，化為焦土，總司令仍下令死守，後撤至玉帶門一帶，萬不得已，則漸漸退漢陽，沿襄江佈防，於是黃總司令就被迫退守漢陽，在此次戰役中，終因二十一混成協的老兵太少，新兵太多，支持不住，終於放棄漢口，潰了下來，在此次戰團中，廣西同學，幸無死亡，祇受傷了三人，計有一期同學李孟庸負了重傷，子彈由胸穿透肺部，後來醫好了，另一同學盧華，左手掌受傷，二期同學黃紹錦傷右腿，其他同學，都平安無恙，後來漢口放棄，也由漢口狼狽退武昌待命。

此時正在漢口放棄混亂聲中，幸有南京第四陸軍中學學生與青年學生軍二十餘人，搭日本輪船，來武漢投效，革命熱誠，真是可敬可佩，聞黎都督一概歡迎收容，編入革命軍行列。

漢口失守武昌屹立

漢口不守，戰團失敗的原因，係因新兵多，老兵少，新兵全在武漢招募，少訓練，軍官程度太低，不善指揮；革命軍武器，只有步槍，無機關槍，有架退式山砲，無管退式山砲；但民族意

識高昂，士氣並不衰頹。敵兵係北洋軍，久經訓練，戰鬥力雖強，但士氣並不佳，南下各軍士多有逃亡者，因各省先後獨立反正，長官雖秘其事，軍中已微有所聞。當漢口失守時，而有上海獨立之舉，大可振奮人心，且北軍中，亦有受革命軍宣傳者，為種族之爭，竟至受滿清之奴役，以漢人打漢人，實奇恥大辱，敵之將士心理，可見一斑。

黃總司令為調整部署，正以全力固守漢陽。以保衛武昌時，湘軍有兩協來援，第一協統黃隆中，率軍到武昌，第二協統甘興典，亦隨後到達，皆調漢陽佈防，自九月十五日以後，彼此隔江對戰。自九月二十八日以後，北軍大規模進攻漢陽，至十月初七，革命軍不支撤退，漢陽失守，黃總司令退回武昌，與黎都督議戰守，此時人心惶惶，士氣消沉，武昌大為震動，聞黃興與李書城連夜乘輪赴南京，又聞有人倡議棄武昌者，有張振武、蔣翊武、譚人鳳、蔡濟民等，極力反對，誓守武昌，待各省援軍，黎都督始信賴此議不移，調集各部，調整佈防，而斯時傳來好消息，適聞南京已被革命軍攻下，上海南京連成一氣，聲勢壯盛，因此武昌雖危，反增堅守信心，於是人心大安。

在武昌首義的旬日，風聲所播，全國震動，川湘兩省，首先相繼獨立，而漢口失守之時，正上海起義之日，當漢陽失守之日，又南京正被革命軍攻下之時，隨又傳九江江西安徽廣西廣東閩浙雲貴各省，相繼獨立，並且湖南江西廣東已出兵北伐，兵已在途，均向湖北武昌進發。故當時

武昌的形勢，雖處境危急，幸有長江天塹之險，阻斷了北軍的前進，革命軍雖遭挫敗，士氣未衰，仍能鼓勵振奮，堅守武昌未動，因此南北兩軍，長江爲界，形成對峙之局，漢陽的龜山，武昌的蛇山，遙隔一道長江，成了兩方的砲兵良好陣地，彼此隔江互相轟擊，都督府曾一度遷往大東門外的洪山，城內居民，日在危險之中，社會秩序，不免呈一片蕭條混亂之象。而當時江西湖南援軍，已有大部份向武昌增援，海軍亦已大部份反正，均準備向漢口清軍進擊，西南各省，亦相繼出兵，作北伐行動，斯時清廷袁內閣聞已與南軍黎都督有停戰議和之舉。

議和期間的學生軍

漢口漢陽失守之後，退守武昌，在混亂時期，我們這班陸軍中學生，除了參加部隊一部份外，也有不少自由行動，不歸隊了，因此西南各省同學大家商量，認爲留在武昌，無非一名士兵資格，對大局無關輕重，若能各人返回本省，人地熟悉，號召同志，聯絡本省政府，組織軍隊，重來前方，倒可發揮革命力量；此議一提，多數人皆表贊成，遂由各省同學，推舉代表，將此意向向孫武先生陳述，當時孫武好似黎元洪的參謀長，他認爲我們的理由充足，很對，且青年軍事人才，不宜浪費使用，即允轉報黎都督，認爲可行。乃由孫武先生，召集我們訓話，由各同學志願去留，如同省工作，則酌給川資，並准各人攜帶武裝步槍一枝，以爲在武昌起義之證，並備沿途軍警咨文告示，毋加留難，俾得順利回籍，因

此各省陸軍中學生，均陸續分批回籍，兩湖的同學，則不少志願留在武昌都督府麾下工作，廣西雲南貴州的同學，則多數願回籍，我與同學張任民、楊瑞麟、嚴兆豐、張壯生等二十餘人一批，於農曆十月初旬，離開武昌，乘輪到長沙時，長沙已早經獨立，因此兼程同桂，迨我等回到桂林，廣西亦已於九月十七日宣佈獨立，並由前清廷的藩司王芝祥，在桂林主持軍事，組織北伐軍，率領趙恒惕混成協，與宋尚傑所率之巡防營六大隊，王氏爲桂軍總司令。我與張任民等，即向王氏面請投效，志願隨軍北伐，楊瑞麟嚴兆豐當了連長，我和張任民當了排長。即分別派委在六大隊內訓練舊軍，再隨軍到武漢，時南北正在停戰議和，聞北軍已退出漢口漢陽，實踐和議，我們部隊到達武昌，停留數日，即行乘船奉調赴南京，駐紮小營訓練。

斯時南京方面，各省已推舉 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，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，黎元洪爲副總統，我們那時，只知道黃興爲陸軍部長，兼北伐軍總司令，其他政府要人，我們都不知道，只聞知廣西革命黨人馬君武先生與鄧家彥先生，在政府機關任秘書，我與張任民去拜訪他，是爲認識馬鄧之始，其實馬先生係任實業部副部長，鄧先生乃總統府秘書，斯時南京政府正與清廷袁內閣討論國體問題及和議條件，南京政府堅持要清廷退位，組織中華五族共和國，孫中山先生願讓位給袁世凱，爲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。北洋軍軍統，兼湖廣總督段祺瑞，首先通電，主張要清廷退位，擁護五族共和，於是清朝年號終

止，中華民國誕生，並推舉袁世凱繼 國父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，黎元洪爲副總統，組織中華民國政府，成立國民參議會，並處理清室優待條件，國都仍在北京，是爲中華民國之始，爲中華民國元年。

北京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立，南京臨時政府當然取消，分別資遣，南京暫設留守府，由黃興任留守，主持北伐軍編遣事宜，我們桂軍部隊，當然亦在編遣之列，只編存優良戰鬥力甚強之第八師，由陳之驥任師長，駐守南京，爲赫赫有名的南京桂軍勁旅，後來第二次革命，癸丑之役，屢敗袁軍，但革命失敗，卒至犧牲殆盡，威震長江，至今革命前輩多能道之。

北京政府既成立，陸軍部（段祺瑞爲陸軍部長）通令恢復陸軍中學四校，改爲陸軍預備學校，仍分駐清河、陝西、南京、湖北四處，前四校已畢業之中學生，則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，是爲第一期之開始，是蔣百里先生任校長，楊瑞麟、嚴兆豐等，則北上入保定軍校，我與張任民等，則北上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。這都在民國元年開始，我們這班陸軍中學生，雖得一時機，參加武昌首義，但成功後，仍須從學業方面完成，而後始能從事業方面發展也。

綜合參加辛亥武昌起義的廣西陸軍中學生，共計一百六十餘人，此刻尚存者，據我現在所知得三人，即一期同學前任第十戰區長官兼皖省主席李品仙，在臺灣；二期同學，現任總統國策顧問張任民，在香港；餘僅筆者一人而已，現回憶六十年前故事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武昌首義成功因素

自孫中山先生創組同盟會，倡導民族革命，喚醒國人，推翻異族統治，在科學廢除後，全國青年學生，受革命之宣傳，頗瞭解民族意識，存有革命思想，革命黨因而前後起義者屢矣。

終至犧牲無成，最後如廣州之役，革命黨人數百，暗持械彈，直攻督署，可謂勇矣，而卒為清吏清軍所消滅，何哉，因無軍隊乘機發其端，復無軍隊響應隨其後，懲前毖後，受此教訓，同盟會因改變計畫，改變目標，轉移革命路線於長江流域，並集中武漢為目標，專滲透新軍內部為主要。聞同盟會派革命黨要人居正負責此區域，其他各省，除灌輸民族革命意識於青年學生外，亦專以滲透軍隊內部為主旨。故武昌之起義，僅一工程營之發難，隨而各標各營隊，起而響應，除極少數及旗兵隊隨瑞澂張彪逃逸外，最後，可謂全數軍隊皆返回革命陣營，其成功可謂速矣，雖然此舉皆歸功於革命黨人之新計畫與主持，故能獲此成功，然而，實則新軍為其主力，不可埋沒也。

當八月十九日夜，工程營首先發難起義，各標營隊，立即響應景從，革命黨首要與革命軍首要，皆聚集于楚望臺，好像以此為臨時指揮部者。迨督署及鎮統部攻下，瑞澂張彪逃逸，武昌城完全佔領，各陸軍中小學與測繪學堂，以及其他青年學生，紛紛響應，效命來歸，將革命總機關移於諮議局。當時最高領導者是誰，不得而知，好像羣龍無首，無所適從，聞得革命黨中人云，在計畫起義之初，本預先推定有黨中要人，作最高領導主持者，迨新軍舉義時，各標營隊，就一呼響應，勢非得一高級、有地位有聲望者，出來領導主持，不足籠罩指揮混亂之局勢；因此而想及黎元洪協統，為當時軍中最高級者，且內中兩標，皆直屬部隊，指揮裕如，所以革命黨人，以敏捷之眼光，以迅速之舉措，屬意集中于黎元洪身上，因而四面物色其踪跡。迨得黎見面後，惶懼萬狀，遜謝不遑，因而革命黨人，挾持黎到諮議局議事，黎以勢不由己，任從黨人擁脅，迨將佈告擬定，署黎名義，黎知已騎上虎背，勢難下來，只得冒險做去，此真所謂黃袍加身者。然得黎元洪佈告一出，武漢三鎮已定，軍民相安。非然者，若當時于混亂未定，羣龍無首之時，有狂暴者，任性妄為；怯懦者，心存逃避；萬一猝然有外來壓力，或北軍急來，則必有瓦解之勢，故必擁黎適時而出，安定人心，實為革命黨當時最重要、最適宜之舉措。

武漢據長江上游，水陸交通方便，如人身之心臟，居建瓴之勢。如據中樞，遙控全局，一聲舉義，全國震動，不數日，而湖南響應獨立，在南北交戰，縱陽夏喪失，而上海即時起義，繼而南京攻下，繼而九江江西相繼起義聲援，未幾閩浙、兩粵、雲貴相繼獨立，北伐旌旗，先後分途，指向武漢而來，使清廷驚惶失措。袁內閣不敢以軍事平亂，故革命成功，武漢實居重要地位。

武漢三鎮，漢陽兵工廠在焉，我國兵工廠，以漢陽規模為最大，能製步槍大砲，聞所存步槍五六萬枝，大砲百數十門，彈藥無數，皆庫存武昌，故起義之時，及以後編練部隊，皆取給於漢陽廠所製庫存械彈，北伐部隊到武昌，彈藥亦多

取給於此，故武漢三鎮，實為軍需品集散地。故革命軍起義，軍需品供給無虞缺乏，漢陽兵工廠，也居極重要之地位。

(全文完)

傳記精華第一集

鈕先銘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精選名家鈕先銘、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，篇篇引人入勝。

傳記精華第二集

王成聖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精選名家王成聖、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。

傳記精華第三集

蔣君章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精選名家蔣君章、馮國璋等傑作拾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傳記精華第四集

楊森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精選名家楊森、勞幹等傑作拾餘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傳記精華第五集

鄭彥棻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精選名家鄭彥棻、祝秀俠等傑作拾餘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